

高平作家丛书

GAOPINGZUOJIACONGSHU

主编 王百灵

風雨 FENGYUSHANUNCUN 山村

邢法宝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

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山水村

——





FENGYUSHANCUN

風雨山村

邢法宝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山村 / 邢法宝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12

(高平作家丛书 / 王百灵主编)

ISBN 978-7-5378-3318-9

I. 风… II. 邢…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133 号

风雨山村

著 者: 邢法宝

责任编辑: 王灵善

助理编辑: 杨小梅

装帧设计: 贾利伟 赵晓娟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晋城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280 千字

印 张: 180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 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318-9

定 价: 310.00 元 (全十册)

本册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风雨山村》序

刘波澜

《风雨山村》是一部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太行山上一个小山村因煤矿引发的种种矛盾的现实主义乡村小说。

说到小说，好小说是有标准的，编辑有评判标准，读者有阅读标准，文学研究者有其专用的理论标准。这众多标准之间有互相重合的地方，更有不同之处。读者的阅读标准很简单：好看不好看，有趣还是无趣。好看，有趣，就读；反之懒得瞧。当然，读者喜欢的小说，未必是经典作品。某些通俗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往往读者甚众，十分畅销，却难入文学研究者的法眼，更无法登堂入室流传后世。此观点如需商榷，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凡是能够流传于后世的小说，一定符合读者好看又有趣的阅读标准，比如四大名著。简而言之，读者是否认可，是评判一本书或者一位作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

当我第一次拿到《风雨山村》的时候，面对厚厚的一沓手稿，不禁皱起眉头。开始我强迫自己去看，可看了不久，竟不由自主地

陷了进去。我被小说故事所吸引，为书中人物的命运而揪心。看到后半部分，我竟不忍释卷，有时为看书宁愿推迟吃饭和睡觉。

小说是以人为叙写对象的文学。一部成功的小说，首先要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当我将这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大书打开时，真诚坦荡的路天宝、老奸巨猾的马谷羊、为民请命的杨明、尖刻泼辣的荣改凤等众多人物形象，立马跃然纸上。即便我将小说合上，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也在我眼前浮现；他们的一言一语，一怒一骂也在我耳边回响。

当然，一部长篇不能仅仅好看。著名小说家王保忠在谈到小说的时候指出，好的小说应该做到“五有”：有想法、有力量、有情感、有背景、有看点。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毫无疑问，《风雨山村》是符合这“五有”标准的，因此这部小说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发人深省。

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生活的真实在小说中得到了展现和升华。

作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的亲戚朋友大多是农民。他的职业虽是法官，但他在基层法庭工作了十多年，后来虽然调回城里，但每天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农民。可以这样说，他一刻不曾脱离农村和农民。这一切决定了他在观察和表现生活时，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平行的位置来对待农村和农民，用一颗真心走近农村和农民。由于他的根、他的文学的根扎在农村，扎在深厚的黄土之中，他在情感和理智上同农村和农民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当他面对他的描写对象时，他的心是敞开的、透明的，农村点点滴滴的变化、农民的内心世界和命运，都毫无遗漏地摄入了他的心灵、走向了笔底。这正是他的创作能够敏锐而细腻地表现乡村生活的秘密所在，这正是他的作品真而又实的奥妙所在。

因为真实所以令人震撼，因为真实所以发人深省。

一次又一次地将这本大书打开又合上，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深深的思考。路天宝为了“那个崇高的理想”吃尽辛苦，腿跑细人累瘦，却落了一个被党员们抛弃、背负恶名的可悲下场。理想在现实面前为什么会

碰得“头破血流”？马谷羊为什么能够呼风唤雨，让几乎所有的“百姓”都围着他转？为什么他的话在王庄村被奉为金科玉律，杨明等人唯“马”首是瞻？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里面有什么玄机？细想其实很简单，路天宝身为农民，身为党支部书记却不了解农民，真诚但又单纯；而马谷羊却是老谋深算，不但了解农民，而且善于利用农民。

马谷羊是作者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这个人物形象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他的可怕在于他的政治手腕。在王庄这个小山村，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不出头露面，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在他面前，以路天宝为首的希望通过兴办煤矿改变王庄村贫穷落后面貌的股东们的力量是那么弱小，简直不堪一击。几十年的支书当下来，他“修炼”成了玩弄乡村政治的高手，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一切在于他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劣根性。许多农民贪图眼前蝇头小利，对世事几乎没有主见。他们判断善恶美丑的标准往往不是根据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而是根据大众的取向。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马谷羊深谙此道。出于个人目的，他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实，制造并操纵舆论，蓄意激化群众之间对立情绪，造成村民“族群”分裂，引发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干部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的矛盾纠纷，所有人乖乖地被他牵着鼻子走。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移，广大农村和农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农村固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受到冲击，农民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都在蜕变。近些年来，农村所实行的民主选举虽然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广大农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也使上述一切改变更加复杂化。

这部小说所反映的乡村纷争不仅真实，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在广大农村，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我们看了太多的遮遮掩掩甚至是粉饰太平的东西，这部书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其独特的价值就非同一般。我认为

作者把问题摆出来，就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农村的出路在哪里？直至小说结尾，作者都没有给出答案。我和作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作者希望杨明能够自我觉醒，脱离马谷羊的牵制，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杨明能否承担这样的重任令人担忧。其实，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王庄村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不切实际的。一切只能等待，希望还在明天。如果不改造农民的劣根性，不提高农民的素质，一切都是侈谈。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就呐喊着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可见改造何其难。屈老夫子所言不虚，“路漫漫其修远兮”。如果非要找到一条出路的话，我以为唯有教育可以改变这一切。可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

一部书如果既好看又能引发读者的思考，这样的书就是好书，它就是有价值的。

以上所说，难免失之偏颇，权当抛砖引玉吧。衷心希望作者的这部倾心之作能够得到更多朋友的共鸣。

是为序。

目 录

一、穷村富梦	002
二、内外交困	024
三、承包内幕	091
四、换届风波	114
五、急流勇退	135
六、对簿公堂	173
七、飞来馅饼	187
八、烽烟四起	208
九、村委内讧	217
十、圆梦之路	245
十一、指点山川	279
十二、深谋远虑	300

十三、烽烟再起	308
十四、上访寻解	324
十五、分红困局	340
十六、再度进京	357
十七、忠奸之辨	362
十八、迷航争舵	368
十九、山村逐鹿	389

岁月蹉跎，时光如梦。路天宝独自坐在冰冷的闪着银光的土岭上，呆呆地望着满地残雪和在寒风中摇曳的枯草，满面沧桑。

人啊，穷了怕，富了怕，由穷变富更怕。要不是为了那个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那个沉甸甸的梦，他还是跺一脚就能让王庄村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颤抖的人物。可如今，宏图未展心先乱，一场血泪一场梦。想到这里，他不禁泪水盈眶，黯然神伤……

一、穷村富梦

(一)

青山秀水离路天宝很遥远，巍峨富饶的太行山似乎只在画里。他生活在太行腹地，多见荒丘薄田，少见肥川沃土。参差错落的房屋，曲曲折折的街道，另加干石垒砌的猪圈和厕所，这就是他的家乡王庄村。

土街上长年流淌着猪粪，恶臭弥漫四野。如果哪位没有到过路天宝的家，上了太行山不用问，嗅着臭味就能找到。

这不是他的乡亲不讲卫生，而是他们耕种的薄田只可足食，不能丰衣。想赚零花钱，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养猪。

路天宝腰圆膀阔，面色红润，已快40岁的年纪，看上去不过30出头。但他的很多同学却不同，腰弯背驼，面色苍苍，看上去像过了半百。他们每天除了上地干活，就是磨粉喂猪。田里收的玉米、高粱全部磨成小粉，再用自行车驮着小粉走村串巷，换玉米、换高粱，然后又把玉米、高粱磨成面粉。周而复始，往复循环。磨粉留下的残渣和粉浆给猪仔拌成饲料，一勺一勺地舀进猪槽，把一群群仔猪喂饱养大，再把大猪养肥，将肥猪变成现钞。

那经过千锅万勺饲养的肥猪，虽大腹便便如雅士，却置羞耻于不顾，公然在

光天化日之下，众猪睜睜之中，大大咧咧地排泄不雅之物。而且任由这些异物飘出圈外，流走街头。

好在大家都养猪，也就都能包容。同处一方环境，久而不闻其臭。

太行山上也不全是穷村，与王庄一河之隔的白庄村就比较富裕。他们不养猪，开着大煤矿，靠挖掘地下的宝藏发财致富，日子过得蛮好。不愁吃，不愁穿，还能抱着彩电看。村里的姑娘不愿往外走，村外的姑娘争着往里嫁。

太行山穷的是知识，富的是煤炭。山民们脚下踩着硕大的聚宝盆，只要肯出力气，挖出来就是钱。

王庄村西有一杆烟囱和两孔斜井，斜井以 18° 倾角向地下延伸了170米。斜井往东不足百米有一个大院，院内有西、北平房30余间。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杰作，因为国家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才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

村民们常念叨：如果这个煤矿搞成了，咱村就该变样了，咱们就该发财了，穷日子就该到头了！从煤矿奠基的时候起，王庄村多少人在那里动心眼，但光有心动没有行动。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又从生产大队到包产到户；个体经济走向集体，集体又返回个体，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沉睡的资源终无动静。

倒是已经退位的老支书马谷羊独具慧眼，看中了大院里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以乡政府的名义在那里办起了小型造纸厂。虽然纸厂排出的碱水使农田饱受污染，但谁也不肯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路天宝上任村长之后，常到村西转悠，也常常望着两孔斜井发呆。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副村长窦贤背地里取笑他：“村西风水好，天宝看上莹地了。”

(二)

乡村最清闲的时候莫过于晚上。冬天昼短夜长，路天宝邀来好友，给每人发上一支“桂花”牌香烟，商讨兴村大计。农村常停电，朋友们便挤在炕火旁，在摇曳的烛光中吞云吐雾。背后墙壁上的身影，像一头头肥壮的黑熊，晃来晃去。

“我是会说不会写。”路天宝腰围三尺，裤长三尺，站着像个酒瓶，坐着敢比弥勒。他沏了三杯茶，放在室内正中的红方桌上。“请朋友们帮帮我，帮我实现一个梦想：

我想把地下的乌金，变成百姓手里的钞票。”

徐文宝笑得一脸灿烂：“咱想到一块了。是金子就得发光。”已是中年的徐文宝，脸上依然断不了青春痘。要不是这几粒闹心的小痘痘，他肯定是本村首屈一指的“帅哥儿”。

身材略显发福的沙宣宝道：“那是你村委的事，我们局外人哪敢插手！”沙宣宝是公务员，小领西装，整洁利落。

李强鼻直口方，亮着大眼睛，从炕台上蹦下来道：“兴村富民，匹夫有责，分什么分内分外。村办煤矿凝结着几代人的梦想，这是百姓的心声。来，宣宝执笔，先打个报告。我们要干，就干一件前人做梦都想干，而醒来不敢干的大事！”

沙宣宝在县政协当秘书，舞文弄墨是他的强项。虽不情愿，也不好驳李强的面子。于是，一边移烛桌面，一边嘟囔道：“唉！天生是当秘书的命。”

路天宝取来纸笔搁在桌上，笑道：“再给你一支烟，点上，点上。好好地写，写罢了提你当秘书长。”

李强笑嘻嘻地补充道：“加括号：相当于副村级。”

沙宣宝瘪瘪嘴。

徐文宝笑道：“不错了！咱就连秘书助理也混不上，只能在乡里当个水利员。”

沙宣宝侧转斗椅坐上去，问了路天宝相关情况及要求，伏在方桌上挥笔书写。路天宝、李强、徐文宝围在桌边参议。

一稿，二稿，三稿。写了改，改了写。

三改定稿，路天宝长舒一口气。他站在方桌前，对着后墙中堂下贴着的观音、财神、夫子爷的牌位，虔诚地合上双手，闭着眼睛祈祷：“各路神仙，我为民祈福，求求你们，成全我吧！”

徐文宝也合手祷告：“成全他吧，老天爷！”

门帘掀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女人端着酸菜手擀面送进来，香喷喷的。她是路天宝的妻子丁露，望着丈夫和徐文宝的憨态，扑哧一笑，脸上荡起春风，颧骨像山岭一样凸起来，道：“老天爷看着了。端饭去！”

(三)

路天宝来到长河乡政府，拿着请示报告兴冲冲地敲开了党委书记办公室的门：“焦书记，嘿嘿，焦书记，您好！”

焦书记正在办公桌后看报，听人进来，压低报纸，半截淡眉下的目光炯炯有神，怔了一会儿，问：“有事？”

“我们村太穷了，村委年年赤字，村干部连工资都领不到。我们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所以，写了个报告，来向您请示。”路天宝双手捧着报告，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

焦书记收起报纸，看一眼路天宝，又去看那报告。看了一会儿，拧起半截眉毛，想了想说：“动机不错，思路也对头。可是，这么大的事，你——能办得成？这可由不得咱乡政府。”他把报告还给路天宝，“还是另找出路吧，不要异想天开。”

路天宝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了脚。他木然地站了半晌，拿着报告退了出来。回到家里，躺在炕上一声不吭。丁露叫他吃饭，他不说吃，也不说不吃，望着陈旧的楼棚板发呆。丁露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从村北跑到村南，叫沙宣宝去看他得了什么魔怔。沙宣宝跑得一身汗，进门就问路天宝怎么回事，路天宝仍然没有说话，泪水却顺着眼角淌下来。

沙宣宝见那报告被揉成纸团丢在一边，不言自明。他握着路天宝的手，表示理解。然后叹了一口气，借了半个枕头并排躺下去，双手枕在脑后，也望着楼棚板发呆。两人没有一句话。

丁露像一副衣架，呆立半晌，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一头雾水。她又去找徐文宝，徐文宝拿着钳子、铁丝，正与妻子修补篱笆院墙。听了丁露的叙述，瞥她一眼道：“不要理他。两人害的一个病。”

当晚，徐文宝去路天宝家取了请示报告，道：“我去试试。”次日，忐忑不安地叩开了乡长办公室的门。

乡长姓张，四方脸盘，双眉如帚。看完报告非常兴奋，抖着浓眉向徐文宝说：“想法很好，我完全支持。但咱有言在先：这要花很多钱，并且很难办。”略加停顿，

又敛起扫帚眉，“这事怎么让你来办？村长呢？”

徐文宝笑笑说：“不敢来，他怕你批评。”

张乡长立起双眉，道：“我就那么不讲理？办这么大的事，支书、村长不来，你能当家？去，叫他俩来！”

(四)

山城县煤管局。

办公室窗明几净。小王看了路天宝和徐文宝恭恭敬敬地递上来的请示报告，非常认真地对他俩说：“现在不批村办矿。想办煤矿，必须以乡政府的名义申请。”

小王青春靓丽，脸上还透着几分稚气。路天宝和徐文宝如得了圣旨，急忙返回乡政府，请示张乡长后，又以乡政府的名义重新起草报告，再报煤管局，呈给小王。

一连数日不见消息，路天宝和徐文宝去问了几次，小王笑着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上会。”

但会议遥遥无期。

徐文宝说：“是不是嫌咱不会办事？”

路天宝点点头：“可能。”

随后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两条白皮桂花烟、一件玻璃瓶汾酒，送到小王家。小王笑嘻嘻地接了。

日后见面，小王跟路天宝说正在办，却总不见动静。

从冬天跑到春天，从春天跑到夏天，路天宝和徐文宝的自行车磨破四条轮胎，但只能看到小王的笑脸，看不到煤管局的批文。

一天，他俩找小王不在，两人便就着电扇拉开衣襟吹凉风。这时，一位老板模样的人握着一卷纸进来，喘着气问：“小王在吗？”他俩摇摇头。那老板满头大汗，也凑过来吹风，道：“这天，真他妈热。——你俩怎么没见过？新来的？”

路天宝便将自己要等的人和要办的事说了一遍。老板听后笑道：“这事啊，你得找许智崇局长。小王是个打字员，说了不算。这不，许局长签了字，让我找他打文件呢。”

路天宝和徐文宝懵了。他俩满怀希望跑了半年，拜的却不是真佛！

回到家，两人伤心了好几天，朋友们也一起跟着心痛。这不光是心痛那点烟酒，还有半年的风雨路程。

痛定之后，路天宝和徐文宝鼓足勇气，又战战兢兢地叩开了许智崇局长的办公室。许智崇是个胖子，非常热情。他眯起小眼，笑嘻嘻地收了请示报告，笑嘻嘻地送他俩出门。

晚上，路天宝和徐文宝提着烟酒去许智崇家拜访。许智崇住在城南，庭院式两层楼房，独门独户。深红色的街门，门上有猫眼，白瓷砖门壁。路天宝轻轻地敲了敲街门，没人应声；又敲击数下，许智崇开门出来。见他俩提着烟酒，许智崇把着门口道：“这怎么可以，不行不行！”

路天宝赔笑道：“初次拜访，哪能空着手。”

徐文宝也笑道：“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许智崇立起小眼睛，恼道，“对不起，我只能闭门谢客了。”

“许局长，我们不耽误您休息，进去坐会儿。”

“我们认认门……”

他俩再三恳求，许智崇挡着门，就是不让进，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对不起，我不能开这个口子，败坏党的形象。得罪，得罪了！”许智崇掬掬手，表示歉意，然后回身关了门。

(五)

路天宝在张乡长办公室哭得抽抽搭搭。

张乡长很不耐烦，道：“他不收咱喝，这是何必呢！不就是100来块钱？我出。”

路天宝抹着泪，道：“我不是心疼钱，是、是办砸了……”

张乡长嘴角下拉，鼓着眼睛道：“还村长呢，瞧这点出息！”

数日后，在本县最豪华的大酒店，张乡长约了许智崇局长。路天宝和徐文宝到场作陪。